

你说我说

凭什么任性

□幽莹明月

前几天有新闻报道,三名男子乘飞机时,强占高端经济舱座位,乘务人员无法劝离他们,致使航班延误三个小时,最后他们被警方拘留。

看着画面中衣冠楚楚的男子,抱着胳膊坐在机座上,若无其事的样子,我一时惊愕无语:真任性!

“任性”,过去常用来形容孩子,是父母对孩子娇纵的结果。如今,成年人也那么任性。

有钱就任性,有人一掷千金,肆意挥霍,一顿饭十几万元;有背景也任性,“我爸是李刚”,气焰嚣张,活脱脱一副衙内嘴脸;有权更任性,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员,不思为民造福,大肆敛财,贪婪成性。

历史上如此任性的也大有人在。皇帝任性误国:纣王被杀,西周建立;隋朝灭亡,大唐崛起;慈禧听政,丧权辱国……贪官任性丢命:石崇比富,砸碎珊瑚树,最终丢掉性命;和珅巨贪,敛无数宝藏,却落得被赐死的下场……

任性之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,恣意妄为,无视法纪,最终受到惩罚。

我们敬佩这种任性: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,归耕田园,过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宁静生活;文天祥高吟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慷慨就义;朱自清宁死不食嗟来之食……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诠释着任性的另一种含义。

你凭什么任性?你的任性是否突破道德底线?请三思而后行。

洛阳写手
写百姓事

投稿邮箱:bxixieshou@163.com
联系电话:65233687

流光碎影

□寇俊杰

解放军来了



绘图 仁伟

1985年夏天,暴雨下了两天,到了第三天,还没有停的迹象。这时,生产队长挨家挨户通知,河水涨了,赶紧去堤外掰自家的玉米。

母亲很着急,那时父亲和哥哥远在几十公里外的煤矿工作,家里只有母亲、姐姐和我,那年我12岁,也要去。母亲说:“你在堤上看玉米,千万别到地里去!”我们戴着草帽,拿着编织袋就出门了。

到了堤上,眼看即将成熟的玉米就要被洪水吞噬,母亲和姐姐赶紧往地里走。我家的地离堤远,要把玉米掰下来再扛到堤上,很不容易。

正在我们着急的时候,不知谁喊了一句:“快看,解放军来了!”我扭头一看,真的!一队解放军战士冒雨向堤上跑来。

部队首长向生产队长简单了解情况后,让士兵分头行动。有4个士兵帮我掰玉米,他们跟着母亲到地里,两人掰,两

人扛,扛玉米的两个士兵蹚着齐膝深的水,艰难地走着,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干。

后来,河水涨到腰部了,母亲说:“算了吧!剩下的玉米就不掰了,太危险!”解放军战士说:“大娘,没事儿。你和大姐在堤上歇着,剩下的我们掰,要不让水淹了就太可惜了。”

他们又跑了几趟,在齐胸深的水中互相支撑着,一步步把玉米扛到堤上。等扛完最后一袋玉米,他们扑通一声瘫坐在泥水里,军装紧紧贴在身上,上面沾满了泥点,他们脸色苍白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过了一会儿,部队集合。为了抗洪,他们留在河堤上。下午,天终于晴了,看着洪水渐渐退去,他们才唱着歌向驻地走去。

30年过去了,解放军战士给我家掰玉米的情景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……

侵略者的嘴脸

□范根河

我坐在书房的竹椅上静心品茶、闭目养神时,想起了70多年前见到的日本鬼子欺压洛阳百姓的情形,不由得怒火中烧。

1945年夏天,日本侵略者进犯洛阳后,就驻扎在老城青年宫下坡处北侧一所大宅院里,每天大门外都有鬼子兵牵着狼狗把守,盛气凌人的样子。老百姓从那里路过时,都吓得心惊肉跳,快步走开。

有一天傍晚,父亲让我去买盐,当时我只有6岁,有点儿害怕,就叫上邻居小伙伴,一起去青年宫买盐。

我们来回都要经过日本鬼子驻扎的大

院。当我俩买好盐回来时,只听站岗的日本鬼子叫了一声,一只军犬就跑到我们身边。我害怕极了,大哭着向过路的大人求助,却被石块儿绊倒了,两腿膝盖和嘴摔伤流血,盐撒了一地。

两个站岗的鬼子哈哈大笑,军犬对着我狂吠。鬼子笑够后又叫了一声,军犬才跑回去。过路的大人帮我盐一点儿一点儿撮起来。

因受惊吓,我回家后害了一场大病,愤恨地说:“日本鬼子为非作歹,丧尽天良,绝对没有好下场!”

咱爸咱妈

“小”心大爱

□张晓辉

母亲在一天天变老,头上的银发越来越多,心却变得越来“小”。她老是嫌我们回家探望时买东西花钱多,旧东西也不舍得扔掉,弄得啥东西都珍贵得像出土文物一样。

母亲小时候读过几年书,村里一帮老姐妹都敬重她,每次大家自发给贫困户捐款,都委托母亲代管。

母亲就把这些零钱分类整理好,用一块红丝绸裹得严严实实,装进小布袋内,放进柜子里锁好。母亲常说,这钱是大家的心意,只能往里添,不能私自取用,否则就会亏心。

有一次,母亲从镇上赶集回来,在路边捡到一部手机,想归还人家,却不知怎样联系失主,只好把手机随时带在身上,等失主来认领。

左等右等,失主终于找上门来,母亲归还手机时,还备好瓜果、茶水招待人家。失主红着脸说:“谢谢奶奶,我这手机真想让您再捡一次!”

我们每次回老家看望母亲,她都仿佛变成了开心孩童,糖果、花生、糕点、饮料……一样一样走马灯似的摆到茶几上,简直在举办一场琳琅满目的家庭食博会。我们吃饱喝足后,还要带回不少熟食。

每次大快朵颐后,我们帮母亲收拾碗筷时,她总是将残羹剩饭分类处理。当我们要把剩下的鸡骨头鸭骨架丢入垃圾桶时,母亲阻止我们,说:“别扔,你铁山叔家的狸猫常来咱家捉老鼠,你兰花婶家的大黄狗也常来‘串门’,就奖给它们吧!”

节俭、仁爱、自然……这些美好的精神元素经过岁月的发酵,酿就了母亲的“小”心大爱,这种朴素率真的情愫总是让我们心里无限温暖。

凡人小记

“为所欲为”的清溪

□马金丽

走进清溪家院子时,她和女儿正在涂抹蔻丹。

说蔻丹,太文雅了,其实是指甲油。她胖嘟嘟的手,红艳艳的指甲,粗一道细一道胡乱刷着指甲油,像油漆工拿毛刷在木板上随意刷了几下。

小女儿伸出小指头要妈妈抹,她和女儿争,你一下,我一下,咯咯地

笑,大手小手排在一起比。女儿学她,把手扬在太阳光里,眯眼欣赏,很得意的样子。

我调侃她,就这猫爪还敢在阳光下炫?她瞄着她的“猫爪”说:“我喜欢啊!”

她家院子里不铺水泥,一条红砖通道弯弯曲曲,在堂屋前分成大树杈形状,通向各个房间。弯道周边依旧是黄土,左边种黄瓜、西红柿、豆角,

也种花,还随意冒出蒲公英、猪耳朵草之类的,右边空出一片空地,上面全是她和女儿的涂鸦作品。

她们以树枝为笔,以院地为布,画鸡、鸭,也画仕女,还画农民扛锄头下地劳动的情景。简单的勾勒,却颇有情致和功底。

我劝她用宣纸作画卖钱,她说:“不,我喜欢画给孩子看,画给我先生看,画给村里乡亲们看。”

她作画,也唱歌,每当我在城中迷惘时,总向她讨歌听。她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歌声,就像清溪在流淌,那么纯净、迷人。

她是乡村教师,不过三十七岁,学校里只有三四个孩子。我劝她到城里去,她摇摇头说:“我喜欢孩子们,喜欢这种‘为所欲为’的生活。”